

轮子上的麦小麦

殷健灵 / 著 田 恭 / 插画



中文原创系列

□ 汇集当代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各种风格的原创精品
□ 短小适读，精彩好看，一口气读完，一辈子不忘





二十一世紀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殷健灵 女,法学学士、文学硕士,心理咨询师。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。18岁开始儿童文学创作,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纸人》《1937 少年夏之秋》和作品集“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系列”“殷健灵儿童文学佳作‘温暖’系列”等。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日、瑞典文输出海外。曾获冰心图书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新世纪儿童文学奖、“巨人”中篇小说奖、台湾“好书大家读”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、首届政府出版奖提名奖等。

轮子上的麦小麦

殷健灵 著

田 蓁 插画

目 录

祠堂	从她有清晰的记忆开始,爸爸和妈妈就已经没有固定工作了,而且,他们的家也已经“安在了轮子上”	7
地图	麦小麦一到这里,很快就喜欢上了。她还为这个新地方专门画了一张地图	14
黑鸟	麦小叶的心里有什么地方轻轻地动了一下,有那么一瞬间,一个可怕的想法像一只黑鸟从麦小叶心头掠过	24
秘密	那个秘密却似乎总在捉弄他们。眼看着就要淡忘了,眼看着生活已经运行到了正常的轨道上了,却忽然跳出来	36
女人	不知为什么,她突然狠狠地恨起那个神秘的女人来,都是她,都是她让麦小叶让他们全家不开心的	42

猜测 那女人噎在那里,半天没出声。雨下大了,雨点斜斜地打在玻璃上,向下流着浑浊的水 56

日记 我和陈冰冰还没来得及把头转过来,胳膊就被紧紧地拽住,一股很大的力量推着我们朝楼上走 69

破谜 见麦小麦一哭,罗刚的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,他压低声音说:“求求你别哭了,我告诉你。” 80

错 麦小麦一抬头,看见了路灯下站着的爸爸和妈妈,看上去,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97

信 那封信揭穿了一个她从未想到的秘密!这个秘密好像一道闪电,划破了阴云浓布的天空,冰凉的雨点把麦小麦浇了个透湿 103

圆 “再见,麦小叶!”话音未落,那扇沉重的车门在她们中间吱呀一声,慢慢地关上了 110

祠 堂

一辆橘红色的搬家卡车在郊县的林荫道上行驶着，车上载着麦小麦、麦小叶和她们的父母，他们正在从乡下搬往都市的途中。

一路上，爸爸都没怎么说话，有点郁郁寡欢。麦小麦想，爸爸也许是舍不得离开枫叶镇，离开那座祠堂。

在枫叶镇，麦小麦一家是很特殊的一户人家，他们看管着一座古老的祠堂。两年前，麦小麦九岁，妹妹麦小叶八岁，她们一来到这里，就被一种奇特的气氛迷住了。

这座祠堂据说有五百年历史了，坐落在苍色的山岩脚下。在这里，爸爸的身份是万氏宗祠的管理员。

自从开放旅游业以来，枫叶镇就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小镇，街头巷尾永远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。至于这座万氏宗祠，因为有个著名的导演在这里拍了部著名的电影，一夜之间便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了。这样的地方，当然是需要人管理的。

除了当管理员，爸爸还写些书法条幅，卖给游人，每



幅字只能卖上五元十元的。妈妈则从镇上接一些织毛线的活儿,收点加工费。

麦小麦没有问过爸爸妈妈他们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。她记得,在此之前,他们已经搬过三次家了。而且,都不是一般的搬家,而是一种迁徙。因为每次,他们都是从—一个地方,举家迁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这在小孩子看来,也许还比较有趣,但在大人,实在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情。他们好像随时都要把家扛在肩上,随时准备着离开。老早的时候,爸爸和妈妈都是有固定工作的,爸爸是一家小厂的推销员,妈妈开了家卖毛线的小店。

不过,麦小麦不记得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。从她有清晰的记忆开始,爸爸和妈妈就已经没有固定工作了,而且,他们的家也已经“安在了轮子上”,这是爸爸的话。

他们曾经在一座大水库边上住过两年。那时,麦小麦和麦小叶还小,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吧。爸爸在水库做临时工,妈妈摆了个小吃摊。他们住在一间临时房里,所有的家具歪歪斜斜地挤成一堆。碰到下大雨,里面便下小雨。爸爸妈妈就忙乎着用大大小小的盆去接,房间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雨声。每到这时,爸爸妈妈皱眉头,姐妹俩却高兴得很,好像过节。

不久,他们又从水库搬到了几百公里外的B市。但

这次的情况更糟,他们的家安在一个工地边上,住的是工棚,打夯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。妈妈干的是老本行,爸爸暂时找不到工作,就窝在家里写稿子,每天要写三五篇,然后投到各家报社和杂志社去。后来,居然有不少文章发表了,时不时能收到三五十元的稿费,一个月下来,勉强能维持家里的开支。

那时,麦小麦整天趴在工棚的栏杆上看不远处的工地,留心着房子又往上“长”了多少,还看工地上像蚂蚁一样忙碌着的大人们。这么看着看着,麦小麦长到了六岁。

到了该上学的年龄,他们又搬了一次家。他们搬走的时候,没有跟任何认识的人打招呼,这家人似乎一夜之间就从工地边上消失了。他们搬去了离B市不远的杉达县。爸爸妈妈给麦小麦在县小学报了名,这一年,麦小麦正式成了一名小学生。

可是不到一年,他们又搬到了枫叶镇,住进了这座古老的祠堂。

离开杉达县的那天晚上,妈妈一边帮麦小麦收拾东西,一边悄悄地抹眼泪。她以为麦小麦睡着了,就转过身



来,轻轻地抚摩她的细软的头发,还把脸贴在她的脸上。
麦小麦的睫毛颤动了一下,她能感到妈妈温热的泪水正
淌到她的脸上。



他们在枫叶镇平静地过了两年,麦小麦已经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。

那天傍晚,爸爸麦丰忽然正式宣布了决定:一星期后就搬到一百公里外的 M 市去。

爸爸说话的时候,远处的地平线上起了阴沉沉的乌云,又隐隐约约地响起了雷声。

“为什么又要搬家?”麦小麦从竹椅上坐直身子。

但麦丰好像没有听见似的,他紧蹙着眉头,思考着如何把整件事情说清楚。

“因为爸爸在那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。”

“真的吗?”

“老张叔叔请爸爸去他的画廊做助手。而且妈妈也找到了一份工作,也是老张叔叔帮的忙。”

这位老张叔叔麦小麦见过,他住在 M 市,隔三差五开着车来枫叶镇玩,每次来都要找麦丰聊天,还要吃上顿便饭。尽管爸爸的理由听上去很充分,但还是让麦小麦听了觉得很不舒服。

“我们在这里有什么不好?我和妹妹都已经习惯待在这里了,我们不想走了嘛。”麦小麦还想作最后的挣扎,顺便把妹妹也拉了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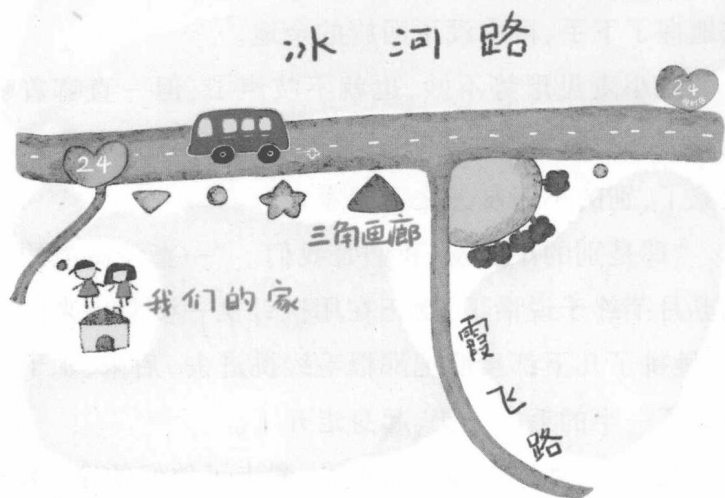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抬起头,无奈地看了麦小麦一眼,没有说话。麦小叶乘机乖巧地拽了拽姐姐的衣角。

“好了,什么也不要说了。下星期就搬!”爸爸斩钉截铁地挥了下手,再也没了回旋的余地。

麦小麦见形势不妙,也就不吱声了,但一直嘟着嘴坐在那儿。憋了好一会儿,又说:“我们已经搬了那么多次家了,别的小朋友怎么不搬家?”

“那是别的小朋友,我们是我们。”一直没做声的妈妈苏月芊终于说话了,她正在用挑针挑一缕漏出来的毛线,她挑了几下都没能把那根毛线挑进去。后来,她干脆把织了一半的毛衣一扔,起身走开了。

几天后,橘红色的卡车来了,搬走了他们的家。卡车上的麦小麦看路边的景致看得入了神,暂时忘却了憋在肚子里的不情愿。甚至,还隐隐地向往起即将来到的新生活,M市,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呢?



地图

老张的画廊叫“三角画廊”，在 M 市的画廊界小有名气。“三角画廊”的前身对着一条东西向的不宽不窄的马路，叫冰河路；后身挨着一条窄窄的街，叫霞飞路。冰河路和霞飞路交接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，开着十多家店，门面不算大，但都开得很别致。它们是：三角画廊、季风书屋、巴黎酒吧、首相礼品店、苏浙汇饭庄、左岸茶坊、玩具吧等等，路的头尾还有两家不大不小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。

麦小麦一到这里,很快就喜欢上了。她还为这个新地方专门画了一张地图。

他们一家临时借住的房子是老张的,就在冰河路西面的一条弄堂里,新式里弄房子,十多个平米的亭子间。四个人住的确是小了点,但爸爸麦丰大多时间在画廊里,有时候也在那里过夜,妈妈苏月芊不久去一家书店当了店员,一家人的生活算是顺顺当当地开始了。

同以前不一样了,麦小麦和麦小叶都要搭乘公交车去上学。两个人上的是同一所小学,小学的名称是 M 市大鹏区第三小学。这所小学门前正好有一东一西两条路,就像大鹏长出来的两只翅膀。

校园里已经蜂飞蝶舞般热闹,进了校门,麦小麦和麦小叶便到各自的教室去了。麦小麦在四(6)班,麦小叶在三(5)班。

麦小麦推开教室的门,班主任裘老师正在讲台前用小刀裁淡黄色的纸片片,桌面上已经积了一小堆,好像一群折了翅的菜粉蝶。麦小麦想起来,昨天说了,今天要选择班干部,怪不得空气紧张兮兮的。很快地,那群“菜粉蝶”就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,这是选票。裘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六七个人的名字,说要在里面选出五个人来组成班委。

麦小麦发现同桌朱彼得今天穿得很“怪异”,他上身

穿一件米黄色的棉衬衫,下身穿一条白裤子,衬衫的领口处居然郑重其事地打了个黑色的小领结。麦小麦觑了他一小会儿,忍不住别过脸去偷笑。朱彼得看见她在笑,啪地站起来:“报告老师,麦小麦嘲笑我。”裘老师有些愠怒地盯了麦小麦一眼,麦小麦赶快收住笑,埋下头。

麦小麦来新学校的时间短,裘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些名字,除了朱彼得,麦小麦都对不上号。可写选票的时候,麦小麦偏偏没有写上朱彼得,这么做,多少带点恶作剧的意思,因为她感觉到朱彼得一直在歪着嘴瞟她的选票。麦小麦虽然没有选朱彼得,但结果是朱彼得以最高票数当选了。

裘老师宣布了选举结果,夹着讲义夹走了。临走时说:“下午放学后,新当选的班干部留下开会。”裘老师刚出教室,朱彼得就变戏法一样从桌肚里掏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塑料袋,从座位上蹿了出来。那塑料袋里装的是“德芙”纯牛奶巧克力,人手一块。麦小麦坐在那里,看朱彼得发巧克力,像是在看一出荒诞戏。一个胖男生站起来,冲朱彼得讨好地说:“朱彼得,下回发品客薯片吧,我还选你。”

发到麦小麦的时候,朱彼得绕了过去。麦小麦也不言语,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到最后,果然没有麦小麦的份,朱彼得把发剩的巧克力塞回桌肚,朝麦小麦挑衅地